

初辨少阳效难期，丹栀逍遥除顽疾

——偏头痛

姓名：尹某 性别：女 年龄：46 岁 2024 年 7 月 28 日初诊

主诉：头痛 3 年。

现病史：患者 3 年前出现反复头痛，部位不固定，主要为跳痛、胀痛，紧箍感，伴头晕头昏，行走不稳，无视物旋转，严重时伴恶心呕吐，畏光畏声，活动后加重。曾在外院查头颅 CT、MRI 未见明显异常，每天都有发作，曾多次予甘露醇、天麻素静滴对症治疗，目前每天服用去痛片 2 片。入院时：患者头痛，呈持续性胀痛、跳痛，部位不固定，畏光、畏声，伴头昏、恶心欲吐，口干口苦，整日心烦，容易悲伤，怕冷，饮食可，睡眠欠安，大便粘，小便调。

查体：BP：103/69mmHg，心肺听诊正常，双下肢不肿。神经系统查体：无异常。

既往史：有“乳腺结节、子宫肌瘤”病史。

个人史：生于连云港市，久居本市，否认疫水、疫区接触史，无冶游史，无烟酒等不良嗜好。

过敏史：有“青霉素、克林霉素”过敏史。

家族史：有“家族性偏头痛”病史。

中医体征：舌暗红，苔白，脉细弦，形体适中，腹肌稍紧。

辅助检查：头颅 MR 平扫+MRA 未见明显异常。（2024 年 07 月 28 日，连云港市中医院）

中医诊断：头痛，邪在少阳兼有表邪。西医诊断：血管性头痛（偏头

痛)。

治法：和解少阳、解表散寒、镇静安神、活血止痛。

处方：柴胡桂枝汤加減。

方药：柴胡 12g，法半夏 9g，黄芩 12g，生姜 9g，党参 10g，大枣 15g，生龙骨^{先煎} 20 g，生牡蛎^{先煎} 20 g，醋延胡索 15 g，姜黄 12 g，全蝎 3 g，甘草 6 g，5 剂，每日 1 剂，水煎服，一日两次。

2025 年 8 月 1 日

药后头痛改善不显，仍畏光、畏声，整日心烦，口干口苦，容易悲伤，怕冷，饮食可，睡眠欠佳，大便前干后粘，小便黄，舌脉同前。请丰老师指点！

2025 年 8 月 9 日

丰广魁教授查房：患者目前主要表现为持续性头痛，畏光、畏声，头痛甚时需要服用 6 片去痛片，伴有恶心、心烦（整天，不论白天、夜晚）、悲伤、口干、口苦，易怒，想发脾气，性情急躁，想睡但睡不安稳（会有抽筋的感觉），想伸懒腰却伸不直，喜吃凉东西（雪糕等），夏天很怕热，冬天很怕冷，大便前干后粘，小便黄，舌质红，苔薄白，脉弦细。该患者中医诊断：头痛，证属：肝郁化火。治法：解郁清火，选方丹栀逍遥散。方药：柴胡 12 g，生白芍 15 g，当归 10 g，白术 10 g，茯苓 12 g，甘草 3 g，薄荷 6 g^{（后下）}，丹皮 10 g，生栀子 15 g，5 剂，每日一剂，水煎服，一日两次。该患者的特点除了典型的偏头痛外，还有心烦易怒（不分白天、黑夜），这是丹栀逍遥散的核心主症，如果单纯是夜间心烦，而白昼尚可，这便是黄连阿

胶汤的核心主症。患者虽然有平素怕冷的情况，但这种情况属于表不和。举个例子，阳明热证的白虎汤，也会存在背部畏寒的情况，这也是表不和的情况。这个病人我们要区分下这个热是阴虚还是火旺，阴虚五心烦热的重用丹皮，心烦甚的重用栀子，但生栀子容易引起腹泻，故如有明显腹泻情况可改为焦栀子，该患者大便呈现干燥，正好适合生栀子，药后患者应该会心静，想吃凉东西的感觉会很快消失。丹栀逍遥散中的逍遥散是疏肝理脾的，方中就靠丹皮和栀子把“火”祛除，丹皮是清血分热的，凉血之品，所以使用该药多有手足心热；栀子是除烦的，热扰心膈时多用，属苦寒之药。如果后期还有喜悲伤易哭，可以把丹皮去了，加点佛手、香附，用来疏肝解郁，该患者的气郁还是很明显的。另外还有一张方子—滋水清肝饮是适合阴虚内热，也会出现夜间心烦，但心烦的程度会较黄连阿胶汤低，多会伴有盗汗、夜间口渴需要喝水，“黄连阿胶汤”虽然有口渴，但多不会有夜间想喝水的情况。

2025. 08. 14

药后，头痛大减，3日前家中琐事劳累，头痛又再次发作，但疼痛程度、持续时间均较前大幅减轻。以前很怕冷，夏天也需要穿两、三件衣服，现在明显改善，可以只穿短袖。心烦症状明显改善，未再有悲伤欲哭的情况，稍口干，口不苦，大便偏溏。舌红苔白，脉弦。患者服用后症状明显改善，继守前方7剂。

编者按：本案为慢性头痛，病情缠绵三载，初投柴胡桂枝汤未效，经丰广魁老师慧眼独识，转方丹栀逍遥散而获显效，其辨证思路之精

妙，足堪后学玩味。

患者头痛、畏光、畏声、心烦易怒、口干口苦、脉弦细，初看确有少阳枢机不利之象。然其心烦不分昼夜、性情急躁、喜食冷物、虽畏寒却反怕热，此一系列症状交织，实为肝气郁结、日久化火之典型表现。肝郁火炎，上扰清窍，故头痛不休；扰乱心神，故烦躁不寐；火性急迫，故其症多呈亢奋之态。丰广魁老师未囿于“头痛畏寒”之表象，亦未惑于“曾有怕冷”之病史，而是紧扣“持续心烦、急躁易怒、渴喜冷食”之核心，直断病机为“肝郁化火”，此正合《内经》“火郁发之”“木郁达之”之旨。其用丹栀逍遥散，可谓方证合拍。方中逍遥散疏肝解郁，健脾和营，以开郁结之本；丹皮清血中伏火，栀子泻三焦郁热，以折上炎之火势。肝火得清，郁结得舒，则不治痛而痛自减。患者药后畏寒顿减、可着短袖，此非表邪得散，实乃内火得清，阳气得以外达之象，充分验证了“火郁发之”理论的临证实效。

丰广魁老师于查房时倾囊相授，辨析“夜间心烦”属黄连阿胶汤证，“昼夜皆烦”为丹栀逍遥散证，兼阴虚者则考虑滋水清肝饮，此乃鉴别应用之心法，尤为珍贵。此案启示我们，诊治慢性头痛，必当细审其兼症，尤须洞察患者之情志状态。肝主疏泄，调畅气机，亦调畅情志，情志之变往往是肝郁化火之晴雨表。若能于纷繁症状中抓住“烦躁易怒”这一主症，常能拨云见日，直捣病所，效如桴鼓。（孙娜）